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蠹鱼书谭

杨建
◎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蠹鱼书谭

杨建◎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蠹鱼书谭 / 杨建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8

(全民阅读书香文丛)

ISBN 978-7-5439-7663-4

I . ① 蠹… II . ① 杨… III . ① 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2023 号

责任编辑: 王倍倍

封面设计: 许 菲

蠹 鱼 书 谭

DU YU SHU TAN

杨 建 著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市亭林彩印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6.625

字 数: 117 000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9-7663-4

定 价: 26.00 元

<http://www.sstlp.com>

序

蠹鱼，古名之曰蟬，实乃书之敌耳，后来反赐作嗜爱读书之人一种雅称。忆昔童幼时，生活清贫，物质匮乏，家中无甚玩具，唯有父母满贮的一小木橱书籍，虽不识字，寂寞里朝夕翻看，却由此于兹渐生亲稔。及至年齿稍长，竟养成一种习癖，无问别择地杂览，耽溺其中无法摆脱，好比蠹鱼经年累月钻啮纸堆里，幸耶非耶似乎早已惘然。西野嘉章曾云：“读书一事，是穿过纸张透视世界。”辞简意深，如今人逾四十，是否真的臻于不惑而能透视世界，大概还是难得一说。而蓦然回顾以往读书光景，历历在目，至少担当得起“悲欣交集”之慨罢。于己而言，读书之益，在于多知总比少知甚至无知要好，懂得常识，明晓一些大小道理，不致堕入愚蠢荒谬而枉费此生也。

读书之暇亦学习写作，各类文本体裁均喜

涉猎，然才短学陋，成绩却并不理想。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所收皆为读书随笔，乃是挑拣稍觉有意思者略分四辑合为一册而已。诸如这些小文，虽平素常得师友嘉勉，但终究难免稚拙芜杂，深自愧怍之余，亦诚愿若知堂所谓煮豆撒微盐，广结佳缘，存念微末情分，使相识与不识者读之不吝给予评议甚或欣然有同感即足矣。是为序。

杨 建

戊戌年二月廿一日记

目 录

第一辑 旧尘考稽

《苦雨斋中》及其他	1
周作人与《农业管窥》	6
露水的世	
——一茶俳句与沈启无诗	10
《儿童杂事诗笺释》拾微	14
中译《徒然草》小谈	18
张伯驹先生撰著版本摘萃	21
炎樱其文	26
江幼农小品二集	29
笔名一例摭谈	32
关于汪曾祺佚文	35
关于谷林之书	38

第二辑 展卷漫语

《金岳霖回忆录》琐谈	41
《金克木集》志感	45
重读鹤西书	47
思痛记	
——读《程瑞芳日记》	50

抗战中看河山	
——读杨钟健先生游记	53
离乱弦歌忆家国	
——也谈《巨流河》	56
且说《当时光老去》	60
晚晴春华的美丽鱼雁	
——读《邂逅相遇：梅娘·芷渊·茵渊书札》	63
黄昏，看《北平笈谱》	67
漫谈《大雪》	71
网外珊瑚，至为可珍	
——读《陈师曾漫画》	74
画中民族魂	
——读《王子云西北写生选 1940—1945》	77
醉在“紫藤架”下	
——细品汪曾祺题画语	80
读余散记	84
杂览琐记（二则）	87
笔记杂钞（三则）	90
小书话	95

辑三 风物杂笔

《琐碎录》闲窥	98
---------	----

蒲松龄的《农桑经》	101
鲁迅书桌上的盆景	104
朝颜闲抄	107
朝颜补抄	111
也谈虎耳草	114
《罗汉豆》钞补	117
节气的古雅笺释	
——谈《微读节气》	121
关于《一岁货声》	124
读方言书小谈	128
苦竹与纸	131
琉璃之中见般若	
——读《杨惠珊的艺术创作》	134
豆腐之书	138
碧海青天夜夜星	
——读天文书	141

辑四 西籍拾叶

卡夫卡的画	145
读《没有画的画册》	148
耶麦的诗	
——读《春花的葬礼》	151

闲话《荒诞书》	154
虚幻之美	
——读《花园余影》	158
迷人的游戏之书	
——读《克罗诺皮奥与法玛的故事》	161
天真地等待	
——读《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164
面对愚蠢荒谬 嘲笑或是反思	
——读《黑羊》	168
一直下雨的星期天	174
美丽的虚无	
——读《岛屿书》	178
梦见世上永无战争	
——读《此生名为李香兰》	181
雨天闲览偶记	
——读《东京昆虫物语》	184
儿童诗谈片	
——读《向着明亮那方》	188
但伤知音稀	
——读《退稿信》	191
品书小录（八则）	195

第一辑 旧尘考稽

《苦雨斋中》及其他

现代诗人朱英诞一生掲載于世的文章并不多，研究者孜孜搜集，目前仅见短章三十三篇，另有长篇随笔三种，计《苦吟诗人李贺（长吉评传）》《笑与“不笑”——一位罕见的幽默诗人（诚斋评传）》和《梅花依旧——一个“大时代的小人物”的自传》。而独篇专谈周作人印象及与其交往的仅《苦雨斋中》一文而已。当年朱英诞与林庚、废名和沈启无相交甚厚，得到扶掖提携，并被废名和沈启无引荐给周作人，颇获赏识，后因周沈交恶且兼写《苦雨斋中》一文，周氏遂与之断绝关系，朱英诞曾发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叹。个中缘由事端，可参看《梅花依旧——一个“大时代的小人物”的自传》之第十章“家国两难”、第十一章“与当代文士的关系”以及第十二章“我的追悼”。从整个事情起因过程来看，周氏迁怒朱英诞，绝非因区区《苦雨斋

中》，虽然其文内容有戏笔与暗谑触及周氏之心理忌讳，殆在于周氏视朱英诞为沈启无一边人耳。事实上，朱英诞更趋于理解同情沈启无。说来周作人对朱英诞才华很是欣赏且不无好感，但朱英诞较少赴苦雨斋，不似同学李白凤那般对周氏痴迷崇拜，他实则更喜欢废名。

近日，闲来无事，翻看朱英诞旧体诗集《风满楼诗》（朱绮编，2012年9月台版），是书名摘自其父诗句：“机杼声中风满楼”，诗作迄于1958年，止于1983年，共计一千余首，清丽可颂，每缀以小序、注、跋等，既可视为小品美文，亦可助益现代文学研究，极具史料价值。仔细检点，集中涉及周作人的凡六题，分别是作于1963年之《忆苦雨老人》，作于1967年之《跋山上水手抄书兼悼念》，作于1982年之《读知堂回想有感》（三首）、挽联《重挽知堂老人 读〈知堂回想〉后》、《戏题〈知堂回想〉“不辩解说”二首》和《孤雁》。在其新诗中，亦见有作于1982年的一首《疲倦——读“知堂回想”后》。

最早的一首《忆苦雨老人》云：

独立金枝嘲凤凰 不关世事爱文章
老人忘我惊人老 苦雨斋中听白杨

附于其后长注云：“壬寅秋冬之际，琦翔往访老人，

云老人闻予已五旬，不觉失笑曰：他也有五十了。追忆初至苦雨斋，在庚辰年，时予二十七岁，横幅‘苦雨斋’三字悬西山墙上，为沈尹默书，雨气淋漓，诚墨宝也。予访谒时，正当秋雨沉沉，白杨高大，犹于风中作响也。老人于拙文最加爱赏，尝于汽车中阅予谈茶文，深致赞叹。沈启无云，又指予咏菊诗，以为圆至过于先辈。冯废名云，白杨俗呼鬼拍手，老人曾为予写渔洋题聊斋志异诗，故于斯不排斥此种民俗学的好资料也。又予为文曰‘苦雨斋中’，比拟老人为象，为眼小也，乃为薄夫所笈，闻老人颇不悦意。然该文为他人攫去发表（予之诗文多为人发表者），刊出后，迄未得见，今则益不能记忆矣，惟其中引用采薇歌，殆反战欤？琦翔云，老人三十万字之回忆录已脱稿，可望寄至香港出版。”注文中有好些文事故实，由亲历者娓娓道来，情真意挚，历历在目，沧桑旧尘，令人低回难已。而有关《苦雨斋中》一文之片语，尤可补遗也。其“挑拨”周氏与朱英诞关系之人为谁？攫去其文发表的“他人”又是谁？

余以为斯文写就乃他人拿去代为发表，朱英诞自己并不知情，是可以确信的。《苦雨斋中》1944年8月1日发表于《天地》杂志第十一期，署名朱杰西。《天地》由苏青1943年10月创办于上海，朱英诞时在北平，南北音讯不畅，与苏青又不识，不大可能知道有这刊物而投此稿。依照沈启无与朱英诞之关系及其个人行径（可

参阅桑农文《〈水边〉轶事》），恐怕沈氏嫌疑最大。一者，沈启无曾向周作人推荐朱英诞在伪北大任教，两人过从甚密，见到《苦雨斋中》之稿并取去先交呈周作人一阅可能性极大；二者，据黄开发整理的《沈启无自述》，沈启无 1943 年冬在南京认识胡兰成，而胡兰成正与苏青相熟，很可能是沈启无将《苦雨斋中》一文稿交予胡兰成再转给苏青发表。1944 年 3 月 23 日，周作人所作《破门声明》发表于《中华日报》副刊，宣布与沈启无断绝师生关系（此事件胡氏同情沈启无），同年数月后沈启无便借发表朱英诞《苦雨斋中》作再度“攻击”周氏之“冷箭”泄愤亦未可知。

卢沟桥事变前，朱英诞拟赴日本学习印刷术，曾请教于周作人，即得到其帮助之热心应承，后日军全面侵华，北平沦陷，此事遂搁置。朱英诞回忆道“后来我在国文系教两个小时的‘诗与散文’，偶有机会可去日本，我想去，周先生语重心长地说：‘这时候不要去了吧！’我听了如闻长者的声息，至今感念。”（《梅花依旧——一个“大时代的小人物”的自传》）盖此一时彼一时，情势已大不同矣，周氏对朱英诞顾惜有加。朱英诞是以中年至晚年有这些怀念之诗，对周作人始终深怀崇敬之意，虽然别有一些独到的批评和看法。

原载于 2014 年 1 月 6 日《藏书报》

附记：朱英诞第一本诗集《无题之秋》出版于1935年，乃其生前唯一出版作品集。其身后他人所编辑出版作品集，目今依序是《冬叶冬花集》（陈萃芬选编，文津出版社，1994年9月）、《新诗讲稿》（陈均编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大时代的小人物——朱英诞晚年随笔三种》（陈均/朱纹编订，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9月）、《仙藻集·小园集》（陈均/朱纹编，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1月）、《李长吉评传》（陈均/朱纹整理，海豚出版社，2012年1月）、《风满楼诗——朱英诞旧体诗集》（朱绮编，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9月）、《朱英诞诗文选：弥斋散文·无春斋诗》（朱纹/武冀平编选，学苑出版社，2013年12月）、《我的诗的故乡》（陈均编，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10月）、《朱英诞现代诗选集》（王泽龙/高健选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10月）、《朱英诞现代旧体诗选集》（王泽龙/高周权选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10月）。朱英诞一生创作新诗数量惊人，据闻有三千余首，另尚有不少存稿，皆有待整理，进而编定全集出版。

2018年1月20日

周作人与《农业管窥》

1950年11月11日，周作人在上海《亦报》专栏上发表短文《农作物的名字》，大概意犹未尽，于次日又发表《占验与风俗》，两文均抄引鹤西所著《农业管窥》之文。时隔七年，1957年12月19日，他在《新民报晚刊》上再度发表读书笔记《农业管窥》，仍念念不忘此书。前二文分别涉及书中第十四章《品种和遗传》与关于天时的农谚风俗，最后一文除依旧涉及书中第十四章外，还另谈到第十七章《杂草与病虫害》，至于第十八章论“农业研究”中关于天时的农谚风俗则一笔带过。周作人对《农业管窥》甚表赞赏，云：“我看了很是喜欢，鹤西是诗人兼科学家，书中专门部分虽是隔膜，但有些地方是在我们门外汉也能欣然读过去。”“这是一本专门的书，但于学理与数字之间，仍多有文学兴味存在，有科学小品之趣。”周作人尝撰《科学小品》一文谈道：“所谓科学小品不知到底是什么东西，据我想这总该是内容说科学而有文章之美者，若本是写文章而用了自然史的题材或以科学的人生观写文章，那似乎还

只是文章吧，别的头衔可以不必加上也。”我们看《农业管窥》引文，虽片段鳞爪，觉得确实符合科学小品的要求。他此文还历数自己喜欢的科学小品著作，如英国怀特著《塞耳彭自然史》、法国法布耳著《昆虫记》及英国汤木生著《动物生活的秘密》和《自然史研究》。

鹤西（程侃声）是著名农学家，早年是新文学诗人，其生平经历和文学创作及作品的详情现今皆已揭橥于世并为大家熟知，兹不再赘述。他在《不幸的书稿》一文里回忆：“《农业管窥》是和大学同学叶德备合著的，也由我二人合资印行。”据称他曾将此书稿与另一据美军战地科普读物而译成的《猢猻世界》一同寄与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但最终因故未蒙采用，而《猢猻世界》译稿则佚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类似《农业管窥》这种科普小书，嗣后鹤西又写成《亚洲稻粳亚种的鉴别》和《亚洲稻的起源和演化——活物的考古》两种，却已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他退休之后了。关于周作人评价其《农业管窥》，他是注意到了的，在《追忆知堂老人》一文中说道：“最近从朋友为我复制的文稿中，得知对我们一九四七年印的小书《农业管窥》，他曾不止一次地引述，并都是有关‘草、木、虫、鱼’和民俗的，丝毫未涉及书中对世事所发的议论。”颇有微词，但也道出周作人此类文章主旨和特色。此文

满含深情，对周氏有委婉、礼致而深刻的看法和批评，止庵在《“初冬的朝颜”》一文中称赞：“实在佩服他说得如此干净实在。”鹤西与周作人曾有接触与交往，大概经由废名引介无疑。他浮光掠影自述昔日曾与周氏通信，在孔德和成达二校合并后任图书馆员并听过周氏授课，周氏曾赠书与其，还拜访过几次八道湾苦雨斋，去南京老虎桥监狱探望过周氏等。

生物学在周作人学术研究里是重要一项，在《我的杂学》一文第九章里单独进行了讲述，称自己很想知道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严复译“化中人位”），于是便由人类学引到进化论与生物学，但并非单纯为了此问题，还在于对于这一方面有着深深的爱好。多年前，他开笔撰写有关草木虫鱼系列文章，在《草木虫鱼小引》里就简扼说明因由：“第一，这是我所喜欢，第二，他们也是生物，与我们很有关系，但又到底是异类，由得我们说话。”摒弃其中讽意不论，其前后观点基本不移。而周氏对《农业管窥》之关注，不妨视其在解放后对科学小品和生物学始终保持浓厚兴趣的一贯延续，同时亦蕴藉对暌违故友的怀念之思。鹤西1999年辞世，2002年12月《鹤西文集》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囊括《野花野菜集》（诗文合集，1987年自印本）和《初冬的朝颜》（散文随笔集，1997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二书全部诗文并增补部分书信与翻译等，虽略有遗漏，其一生